



静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现场工作。

住的一个地址。”闵行区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主持工作）张奕回忆道，眼看问不出更多有效信息，他们暂停了询问，“我自己总结了一些流调技巧，一个是主动搜索，还有一个被动提供”。

在这个案例上，张奕就运用了“主动搜索”。根据病例提供的地址，她利用地图软件锁定了周边的一些重点场所，通过与病例的沟通，标记了一些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地点。

流调队员的工作有时就是提出假设，通过流调，再去检验假设的过程。有了这些信息后，流调队员再次跟这个病例进行深入交流，他就慢慢松口了。当天整个流调工作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当晚流调队员就出具了一份初步的流调报告。

第二天，流调队员又去医院做了补充流调。“他的病情很明显是加重的，所以当时还认为是高度疑似不能排除。”张奕告诉记者，经过再次采样，经上海市疾控中心检测，其结果是阳性。

其实，在流调的过程中，有的病人并不是不配合，而是会出现“回忆偏倚”，他们记不住14天的行踪。这时就需要用到“被动提供”，即让病人查看自己的消费记录，帮助他们慢慢回忆

起哪个时间点，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接触过哪些人，从而找到了感染的可能性。

用张奕的话来说，流调队员要判断病例的流行病学病因，在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原因后，剩下的就算看上去再不可能，它也可能就是致病的因素，“这个过程就像是侦探探案一样”。

在上海，忙碌在一线的流调队员达700多人。疫情初期因疑似病例多，流调队员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逾七成流调员几乎一天也没休息。好在，随着疑似病例数下降和流调队伍的扩充，他们渐渐有了轮休。

闵行区疾控中心，经过人员调整，目前有40多名流调队员开展大循环式的排班，每晚还有六至八名队员进行备班。“这样可以使队员有更好的休息，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张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闵行，一般采取“1+1”的形式，由一名区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与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生一起到现场开展流调工作。从接报到抵达医院，最快的一次只用了25分钟。

这样的效率缘于所有一线人员的责任感，也缘于闵行区疾控中心对应急物资的有序管理。闵行区疾控中心安排了专人负责流调室的管理，他们会事先整理好每个流调箱的物资。流调